

王朝闻全集

第二十一卷

简平◎主编



人民出版社



青岛出版社

王朝闻全集

第二十一卷

简平◎主编

文 存

(一九八〇)



青 岛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朝闻全集 / 简平主编; 王朝闻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552-6389-0

I. ①王… II. ①简… ②王… III. ①美学理论—文集 IV. ①B83-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44223号

王朝闻全集

主 编 简 平

出 版 人 孟鸣飞

策划编辑 刘 咏 侯俊智

责任编辑 申 尧 唐运锋

特邀编辑 李恩祥 王力田 刘 佳 陈建萍 刘志宏

装帧设计 乔 峰

出版发行 人民出版社(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青岛出版社(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网 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传真) 0532-68068026

印 刷 青岛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制 版 珍丽工作室

出版日期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889mm×1230mm)

印 张 980

字 数 10550千字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978-7-5552-6389-0

定 价 8800.00元(全36卷)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王朝聞全集

王朝聞





© 1980年1月，王朝闻、简平夫妇游览杜甫草堂



◎ 1980年初，王朝闻在成都编辑《开心钥匙》期间为四川省文艺工作者演讲（左为省文教书记杜兴元）



◎ 1980年3月，王朝闻（左一）在四川巫溪与民间乐手交谈



◎ 1981年2月，王朝闻（左一）在全国连环画第二届评奖颁奖座谈会上与姜维朴交谈（徐震时摄）

本卷说明

本卷收录了作者 1980 年写作的文稿 23 篇。

作者生前出版了《创作、欣赏与认识》《开心钥匙》《不到顶点》《再再探索》《了然于心》《审美的敏感》《似曾相识》《会见自己》《东方既白》《从心上来》等文论集，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出版的《王朝闻集》中增加了《断简残篇》《隔而不隔》《一身二任》《趣与悟谐》四卷文论，收录的文章多有重复和时间交叉。

本全集文存各卷在编辑过程中，将上述文集中收录的文章按时间重新排列，删去重复，增补了 63 篇未刊稿，并以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出版的《王朝闻集》中相应的各卷文章为校对底稿。

目 录

问答录1

——与马识途关于川剧改革问题的对话

祖国名山各有千秋18

给舞蹈研究所同志们的一封信20

“臭美”略析23

创造与继承27

风流千载44

不到顶点47

配角与主角51

“谁说我是外行”54

自有我在57

——《吴凡版画选集》序

- 百炼千锤86
——参观关山月画展想到的
- 留有余地91
——《镜泊湖民间故事》序言
- 关于重演《五彩轿》的通信98
- 再再探索101
——《石鲁画集》序
- 无心与有意130
——读汪芜生黄山影集
- 王“钻”打死人135
——《四川曲艺选》序
- 我绕不过他147
——读扬州评话《康文辩罪》

达则变	315
——看阳友鹤表演艺术散记	
得心与应手	329
——与青年作家谈创作	
挫万物于笔端	368
——《讴歌与挥斥》读后（代序）	
“天下都乐”	373
——《赵丹书画遗作展览》代前言	373
没有完成的学业	376
知 音	381
——谈艺术的创作与欣赏	

问答录^①

——与马识途关于川剧改革问题的对话

马识途：提五个问题，请你谈谈。

① 川剧是不是存在危机？是不是年青一代不喜欢川剧？这种局面怎样改革？

② 川剧必须改革这是肯定的。十七年的改革道路对不对？川剧音乐如何改革？高腔要不要乐器（特别是洋乐器）伴奏？

③ 新编历史剧到底该怎么编？在艺术上有继承的、内容上能以古鉴今的剧本好像受欢迎，是吗？

④ 川剧如何表现现代生活？川剧如果不搞现代戏就难以发展，因为就是争不过传统戏，怎么办？

⑤ 川剧的特点和风格到底表现在哪里？有人认为其特点是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含蓄而幽默。到底怎样发扬区别于其他剧种的特点呢？

① 写作于1980年初。——编者注

王朝闻：随便聊聊，个人意见，想到哪里说到哪里。

戏曲是定了型的，它很完整，抵抗力也很强。年轻人不爱看戏曲，要从戏曲本身来找毛病，这要作调查研究，不能轻易下结论。要问个为什么不喜歡？不喜喜欢哪一点？对观众我们也有引导任务。马克思说：我们的艺术要培养有欣赏能力的观众。

至于危机问题，我认为一种艺术形式能在一个民族和地区流传下来，在群众中养成了一种审美习惯，这种艺术形式的生存，那就不是人们凭主观所能取消的，它会自己寻求更新。长期以来，艺术的发展证明了以下一点：只要它有群众基础，而本身又是群众所创造的，你要打倒它是办不到的。我们川剧的艺术构成因素，区别于弋阳腔、蒲州梆子和湖北的二黄、西皮。这里头有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川剧包含了在四川土生土长的艺术，比如扬琴和民歌这些东西。川剧有很多唱腔中就有“尺榜榜”（竹琴）、金钱板。这个交流和渗透，也是群众喜爱的表现。川剧有川剧的表演艺术家和戏迷，也有“票友”，打破了这前两者之间的界限。他是“两栖者”，既是戏迷，又可以“下海”。有的表演技巧非常漂亮，甚至为我们职业演员所代替不了。我们很多鼓师是打围鼓出身的。艺术形式的产生是人民创造的。明末清初从湖北麻城、孝感等地移民来的人很多。四川有五个剧种，和四川的移民现象有没有关系？弋阳腔是哪个做官的带进来的呢，还是哪个做生意的或移民们带进来的？这是值得研究的。笼统地说川剧的高腔区别于弋阳腔，仅仅说魏长生又怎么怎么是不够的。这点是祖宗给我们留下的空缺，需要我们现在来补课——川剧戏曲艺术史有待于我们做研究

工作。这个资料相当缺乏，靠猜测，凭估计，以臆想来判断，那是不科学的。我们要研究这个艺术历史发展过程。但是，我们不能等到这个问题解决了再来从事川剧的改革。因此我们只有一边做研究，一边做改革上的实践。怎么实践？我说，我们来搞百花齐放，各种尝试都容许。有的搞成歌舞剧；有的搞成交响乐；有的搞成清唱；都可以，大家来尝试。尝试的结果，可能有的就站住了，可能有的就根本站不住，得不到群众的承认。也可能尽管根本站不住，但它某些积极因素，又会被传统剧所吸取。这种现象将会很复杂，而且还不是坏事。我的看法是要容许、要支持、要赞成大家搞革命的竞赛。既然是搞革命的竞赛，就不能说，凡是我的意见就绝对正确，你的意见就根本不正确。我们只有按照党中央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来解决川剧景气与不景气的问题，来解决川剧危机或从危机中挽救川剧的问题。离开了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危机，我承认有危机，危机表现在哪些方面？我听到有各种说法；有的说，老年人喜欢看，老观众死了，观众愈来愈少，这是个危机。有的说，“四人帮”时期或在此之前，演员的培养、教育、锻炼有些脱节。我在青石桥街听唱围鼓，一个老年人唱得很美，好听得，但是我们有些年轻的演员唱戏，听了半天不知道他唱的是什么，打了字幕还是很费劲。

马识途：过去哪里打过字幕？现在非打字幕不行。

王朝闻：听不懂呀，不知道说的、唱的什么呀！道白都很不清楚，比我说话还难懂呀。可是刘金龙不同，我要专门研究一下他，研究他的道白和行腔为什么那么运用自如。不管他的格调如何，但是没有一

个字你会弄不清楚。他的讲口的节奏感、旋律感很漂亮，他可以“叭”一家伙出洋相，一下子唱得很高，大家哄堂大笑，但是他仍然合板眼。听得懂听不懂，不只是咬字清楚不清楚的问题，还有语言的结构，词汇与词汇的关系，什么地方应停顿，什么地方不该停顿，什么地方该用重音，什么地方不该用重音等等。不能像我说话达达达地炒豆子，这里头有很多学问。这些学问是不是被青年演员所掌握了呢？不一定，甚至现在有些不太年轻的演员，也缺乏很好的唱、念基本功。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川剧前途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挫折不该我们负责，这是环境造成的，长时期人们对戏曲是看不起的。国民党时代戏曲演员跳草裙舞，那是个惨痛的教训。“四人帮”一整，把我们的演员排斥下去，死的死，残的残。问题多哩，不是四川才有。所以，我觉得我们戏剧的不景气这个情况要承认。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什么呢？我觉得领导上，川剧团、川剧界要分配部分人来搞研究。吉林省委宋振庭同志，领导专家搞了二三十年的二人转吉剧，资料一本本地出版。

马识途：我们的都烧掉了。

王朝闻：惨呀，是一场灾难呀！有天灾也有人祸。因此我说要赶紧抓些人来搞研究工作，甚至包括一些在社会上的人，可以让他们来做点注解，提供一点资料嘛。

康芷林、贾培之这些老一辈名家的唱腔，连剃头匠和其他一些人都会。《马房放奎》谁都会来一段：“明亮亮灯光往前照”，“提刀要杀小兜曹……”他一边在理发，一边就唱开来了。我忙说：我不是小

兜曹，你不要杀我，刀下留情啰。他唱得忘乎所以。群众性大得很！难道他们都是蠢蛋吗？他们不懂得和声学、配音、伴奏，不懂得“豆芽菜”，就能说他们不懂音乐吗？不好这么讲。

我们中国艺术流传几千年，外国人都佩服，难道他们的教学方法就一无是处吗？当然，打徒弟，给师娘倒尿盆、洗尿片都是很残酷的，但是它的发声学、练声学是不是就一无是处？我是外行，但觉得我们还是该冷静地来对待，不要笼统地否定。把贾培之这些人都否定了，有点冤枉。如何解释群众喜欢贾培之的“明亮亮灯光往前照……”呢？还有《刁窗》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群众影响？音乐美呵！不承认这些，一概抹杀，那川剧的基础到哪里去了呢？我们的演员和川剧学校如果都全盘“西化”了，能不能培养出川剧演员来？我表示怀疑。我对音乐是外行，但是我认为凡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它是带规律性的东西，谁也打不倒的。在川剧和川剧教学中，也是不能例外的，如果它不是规律，不打它也会倒的。既然是规律，带有普遍的适应性，就不能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尽管它在内容上有精华与糟粕，但在艺术形式上不能轻易地否定它。还是冷静一点好，认真一点好，要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不然你说你的是科学，群众又不承认你的科学，你的科学就弄不下去。川剧的危机到底是什么？这危机是产生在川剧的音乐上和表演艺术上的落后？或是川剧表演的程式要不得？那么川剧的观众又喜欢它，怎么来解释这个历史现象呢？所以，我认为还是要认真地研究，先不忙轻易地下判断和做结论。我们要反对从概念出发。比如：先提出烟灰缸子应该是什么样子，然后再去看